

我很高興為舒志義博士的著作寫序言。作為一名語言學學者，我並未嘗試過從戲劇的角度探討漢語的教學或研究。在加入香港都會大學近一年半的時間裡，我跟幾位同事了解戲劇在語文教學的運用，並參與了兩年都會大學的戲劇節，對這一個領域有了逐漸的理解。

漢語是一個複雜的語言，其複雜性體現在時空的交錯上。根據我們目前所知，漢語的歷史已超過兩千多年。漢語的使用範圍非常廣泛，僅中國境內就有眾多方言，由此也衍生出許多地方性的語言差異，不同方言區的人用各自的方言交流時，往往會出現溝通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漢語不僅複雜且豐富，為我們提供了探討學術語言學課題的廣闊空間。然而，由於歷史和時空的變遷，當今二十一世紀的人若想理解兩千多年前先秦時期的漢語，是非常困難的。雖然漢語一直用漢字這一書寫系統，但每一個字詞在這兩千多年中都發生了顯著變化。此外，漢字並不表音，這意味著同一個漢字在兩千年前與今天的讀音可能截然不同，甚至在不同的方言中也有差異。因此，學習或理解古代漢語並非易事。

現在香港中文課程中教授的古文，許多時候只停留在語言文字本身的分析。我們會集中討論某一個字詞在先秦時期的用法，或者在某些文本如《論語》、《孟子》中的解讀。然而，這樣的做法往往顯得枯燥和平面。我們都知道，語言的功能是用來溝通、表達思想、交換意見和分享情感。如果我們的討論僅僅停留在文本的層面，就會忽略了語言作為溝通工具的重要特質。

許多文言文文本很有互動性。例如，《論語》記錄不少孔子與學生之間的對話。因此，我認為我們可以通過一些手段來模仿當時的互動，而戲劇正是其中一種方式。戲劇不僅需要演員背誦台詞和對白，以及舞台上的移動，更為重要的是在整個過程中，演員首先要了解故事的內容。也就是說，演員必須先消化故事，然後才能通過戲劇傳達說話者的情感和故事內容。因此，我們運用戲劇教授文言文，並不是要模仿兩千多年前上古漢語的發音，而是要理解並消化演出故事的內容。二十多年前，香港有一部非常受歡迎的電視劇《尋秦記》。這部電視劇之所以在今天仍能讓觀眾回味，正是因為它講述了一位現代人穿越時空回到先秦時期、多國混戰的故事。在這個過程中，男主角項少龍如何運用現代香港人的生活模式與古代人溝通，成為一大看點。劇中並沒有使用上古漢語的發音和詞彙，但出現了一些現代粵語用語卻讓古代人丈八金剛，非常有趣。

再舉一例，《木蘭辭》的開首是「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從文字中我們知道花木蘭在嘆息，但織布時嘆息是怎樣一個情景。

現在很多時候我們只是簡單地把這一段背誦出來，但如果能結合相關的器具和表情，展示出主角的忐忑不安，我相信學生對故事的理解將會更深刻。

2024年5月，我加入香港都會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開始向舒博士及其他同事了解戲劇在教學中的應用。其中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是「香港創意戲劇節」，邀請香港的中小學學生通過戲劇表演學習中國成語。學生十分投入，施展渾身解數去將傳統中國成語生動地呈現出來。

此外，我認為戲劇不僅是用一種較生動的方式來教授一些枯燥的語文知識，更重要的是，在過程中，學生能夠培養出團隊合作的精神，不遲到、做好事前準備等。同學可能有意見想表達，他們需要說服別人接受他們的觀點，同時也要學懂尊重別人的意見。因此，能夠清晰表達和辯護自己觀點的能力，也是做人處事中必須學習的一項技巧。實際上，我們學習並不僅僅為了考取高分，更重要的是如何和別人合作和溝通、尊重他人和表達自己。我認為通過戲劇來教授文言文不僅是解決語文教學的困局和提升學生學習文言文的興趣，並可以改善學生待人處事的素質。